

# 人类学田野里的“花絮”

■本报记者 胡琨琦

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写手的身份不重要，故事好就是本事。这不，最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潘蛟讲的一个田野小故事——《成为问题的“少数民族”与作为“问题村”的魏公村》经微信公众号的发布，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读者。

谁说人类学者只会写高头讲章！其实，这篇小文出自商务印书馆最新的一本图书——《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它是人类学者田野考察中有趣的“花絮”，也是一次次严肃的“悟道”。

## 会讲故事的人类学者

早在三年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少雄就认定这本书会火！

用短小的篇幅、诙谐的语言讲述人类学田野逸事的创意，来自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和《虫灾：重返非洲丛林》。作者也因此成为了不是凭借学术成就而“名声大振”的人类学家。

于是，当中国社科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红光提出编辑出版一本中国人类学者的田野逸事集时，郑少雄就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荣荣一起投入到了约稿工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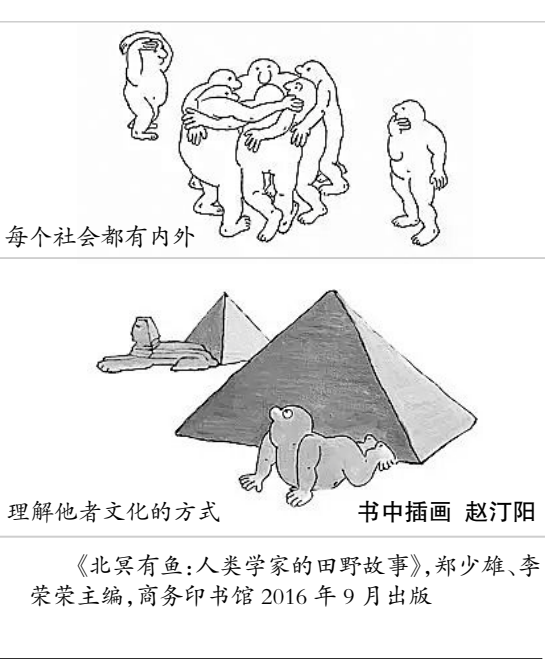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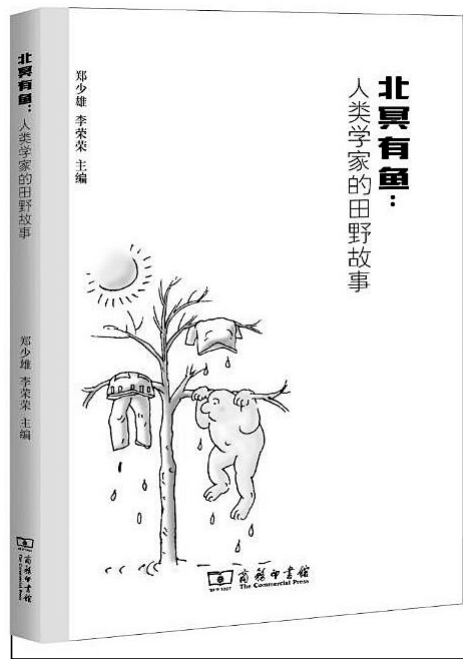
能写好田野故事固然有趣，但多数人类学者并没有这样的写作习惯，他们更关心能作为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自然，拖稿就成了这些非职业写手丢给两位主编的难题。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前后共花费了3年时间的原由。

而真正对作者们产生触动的，恐怕是在这本书正式出版以后。

《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共征集到了国内外80多名人类学者的110篇文章，最终出现在本书中的是75位作者的98篇文章，大多数故事，这些同行彼此间也是第一次听说。罗红光还邀请到著名哲学家赵汀阳为新书作了颇有意味的漫画插图。

更让作者们感到意外的是，这本书未售先热，就连圈外的读者也对这些正经学者的田野工作产生了好奇。

其实，人类学者的工作本身就与其他学科



有所不同，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物。从标准学科意义上来说，人类学又是研究他者的，而他者的思维体系往往与我们存在差异，因此，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

在郑少雄看来，“哪里有碰撞，哪里就会有高潮，这是产出好故事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就是这样一天然的具有大众性基础的学科，只是过去没有发掘会讲故事的人罢了。

## 有人类学在，有田野在，还有“我”在

《北冥有鱼》的出版是罗红光做“好玩的人类学”的一次重要实践，但是不能因为它们看上去只是田野工作的“花絮”，而忽略其中的真义。

郑少雄认为，这98个故事展示了一种极其难得的多元性。一方面是人类学者与“他者”遭遇之后的文化震撼和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学者或深情或不堪的回忆。例如，张亚辉笔下晋水流域的村民去扑救山村火灾简直就是一场仪式和社交；何贝莉认为“和蝇共饮一杯茶”

实际上是一种修行；王建民曾在广州的汽车上被劫走了数月辛苦搜集到的全部资料；还有历经数年准备，正想前往东德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的罗红光，因柏林墙一夜坍塌，而遗憾地失去了“田野”……

作者之一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鲍江评价这本书，不仅有人类学在，有田野在，还有“我”在。

事实上，这样的自我审视和认知并不是人类学历史上从开始就有的传统。过去，人类学者被定义为一种唯科学主义式的“技术性客观主义者”，研究者必须把自我意志隐藏起来。

然而，“人类学者常常独自一个人在外做长期的田野工作，所获不仅是民族志，还有与其田野及其研究对象割舍不下的那份情感。这份情感渗透于作为人类学者的学术立场之外，具有鲜活的、充满喜怒哀乐的情绪流动。”罗红光在本书“寄语”中写道。

“这说明在田野中人类学者并非仅仅以‘科学者’的姿态出现，他（她）首先是以与自己研究对象本质上并无差别的主体人的身份出现，客

观上形成他者双方在田野中的邂逅”。

在他看来，彻底“净身”，没有意志的客观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这些个体的情绪和反思，正是在他者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也将为其他从事人类学研究和学习的人提供很好的借鉴素材。

## 人类学人人都该学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而这不仅仅是人类学者的工作。

潘蛟记录的田野故事里，有一些生活在21世纪的知识分子，他们质疑现有的民族承认政策人为地固化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妨碍了国家的整齐合一。他们认为应该以一种无视差异的公民政治来取代民族差异政治。这就导致了，那些认为自己文化传统应该得到应有承认和尊重的少数民族反倒成为了一个“问题”。可在人类学家看来，那俨然是19世纪所倡导的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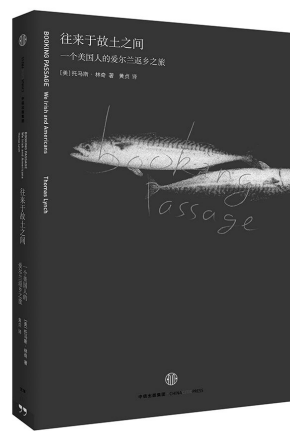
它之所以引发读者的热议，不仅仅因为故事发生在大多数北京人都熟悉的魏公村，更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就存在于你我的潜意识里。

张原笔下，一个农村的灾后重建项目最终演变为一场山外“爱心人士”与村民的对抗。前者帮助村子修建更为实用的水窖，得不到支持，而后者却主动筹资在水窖旁新建了观音庙。外来者为解决问题并没有错，错的是没有尝试去理解乡土之上的生活有何意义。扪心自问，多少灾后的社会重建与社区营造，首先做到了“贴心”。

事实上，这些来自异文化的冲击，是每一个生活在人际交往中的普通人都会面临的。“而人类学的反思性、包容性可以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任何一个行为背后都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脉络，人们需要一种更为审慎和周全的态度，摆脱狭隘的文化偏见的束缚，学会理解和尊重人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郑少雄表示。

在欧美，人类学是高等教育通识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促进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如果《北冥有鱼》这些深入浅出的故事能够吸引更多普通大众的关注，那么这将是国内人类学促进公众教育的一次积极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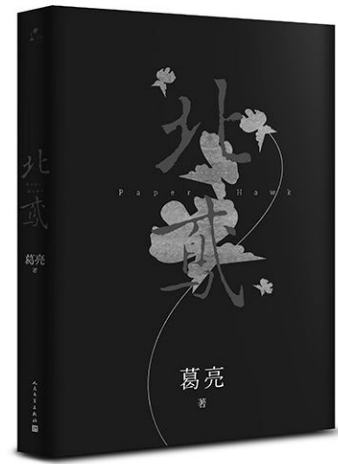
## 编辑荐书



《往来于故土之间》[美] 托马斯·林奇著，黄贞译，中信出版社 2016年9月出版

本书讲的是一次返乡之旅——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托马斯·林奇开始与生活在爱尔兰的族人取得联系，35年间他数十次横跨大西洋，往返于爱尔兰和美国两地。林奇沿着自己家族的迁徙轨迹，回溯它的历史与故事，检视自己的生活，也思考族裔归属与身份认同等问题。

在这部半似回忆录、半似文化作品的作品中，林奇写到了他那操爱尔兰口音谈起美国梦的曾祖父，晚年为了土地权益不惜与政府为敌的远亲，还追忆了自己与酗酒的斗争、曾经的女权主义生活以及喜忧参半的婚姻……其文字特质始终游走于殡葬人与诗人这两重身份之间，笔调轻松幽默，始终贯穿深刻的哲学思考。也可以说，这本书是作家的另一部代表作《殡葬人手记》的某种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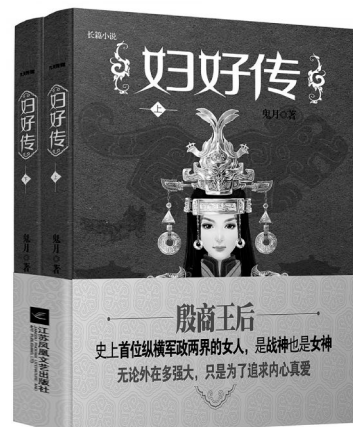


《北鸢》葛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9月出版

本书是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南北书”之“北篇”，历时七年，是继上一部《朱雀》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也是葛亮首次追溯祖辈身世，叙写家族故事。

《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谲云诡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中国最为丰盛起伏的断代。民国时代风云激荡，当下也不乏书写大事件的历史小说，但葛亮以家族故事为引，写军阀、名人、知识分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令读者感受到了无时不刻下“常情”的分量。在小说中，“文笙在短短的二十年之间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甚至经历战火，直面生死。可待伤痛过去，最令他难忘的还是与仁桢坐在城头上放风筝的少年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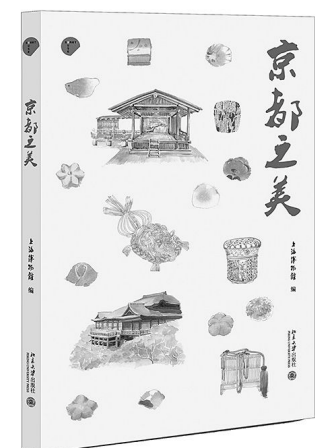
小说中，葛亮工笔勾勒了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小说内容涉猎大至政经地理、城郭样貌，精至烹调、书画、服饰、曲艺，包罗万象，不曾为了一幅“民国清明上河图”。



《妇好传》鬼月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10月出版

她的身份，是王后；她的城池，是殷墟；她的时代，叫商朝；她的名字，叫妇好。她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政治家和军事家。2016年，是妇好墓发掘40周年。

这部小说不仅仅融入了《山海经》中的神话因素，更以甲骨卜辞、《诗经》等为依据，构建了殷商时代的宏大历史背景，讲述妇好从部落公主到武丁侍妾，从圈养奴隶到无忧城主，从殷商王后到铁马将军的传奇人生，将一个有一定历史依据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殷商王后以及那个时代独特人情风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京都之美》上海博物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出版

本书是对日本京都文化的一次全方位展示，不仅带读者一览古都的著名景点，而且穿梭于寻常巷陌，探访不为人知、却绝对值得一去的宝地。本书的主题部分是精美的手绘图，由上海画院画家执笔，以这种充满艺术气息的方式，起到普及京教文物及传统文化的作用。（栏目主持：喜平）

# 一碗粥的文化气息

■本报记者 李芸

一碗粥，可能是日常的一顿早餐，也可能是异国游子的依依乡愁；可以让穷人果腹、豪门斗富，也可以是文人的清雅珍珠、养生良品。一碗粥里有多少的历史？近日，商务印书馆再版了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陈元朋的一本小书《粥的历史》，这本书呈现的是粥的历史，反映的却是与这种食物有关的文化现象。

作者一次因公出差，在投宿的饭店走进早餐 Bar，看到面包、牛奶、起司、培根与稀饭、酱瓜、腐乳、咸蛋等合而并陈的丰盛早餐，一顿餐后后就起了写本以“粥”与“饮食习惯”为主题的小书的心思。

因作者历史学的学科背景，他关注的粥就不是味觉与感官，也不只是饮食典故，而是将粥作为一种日常饮食行为来考察。该书主体三个部分“粥的起源”“一种食品、多种形象”“吃粥与养生”读下来，从粮食种类到形象赋予，乃至和健康观念的结合，会让读者感觉到，历史上的粥，从来不只是一碗水米混物。

粥是现代人以以为常的早餐选择，古时的人们吃什么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粥的呢？他们使用怎样的方法处理谷物的外壳，又是如何烹调的呢？在“粥的起源”里，作者回答的是“吃什么”和“怎么吃”的问题，对谷物的种类、加工到烹饪工具进行了种种探讨，把粥的起源追溯到了文字出现以前的时代。

进入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后，这碗粥的味道也就丰富了起来。作者回答的问题是“谁在吃”“为什么吃”“怎么吃”。什么样的人选择吃粥呢？它可能是“农家食甚是艰难”之时的无奈选择，有可能是“粥美尝新米”，还可能为了表现“尚俭”的清雅形象。采用同一类食材、同一种烹饪方式做出来的食物形态，却往往有着因人而异的不同形象。同样是手捧着粥碗，有人怕人瞧见他穷苦，有人却吃得考究一点也不怕人知道，更有人借着这碗粥来凸显自己的清高。

粥不仅在我们的日常三餐里出现，还会在生病、补身时成为饮食的主角。作者考察了吃粥与养生的文化传承，他说在粥的历史里可以粗略地描摹出米谷品类确实经历了“由食而药”又“由药而食”的过程。作者认为这也是“汉人的饮食习惯与行为常是医疗健康观念的体现”。

后记中作者谈到写粥的历史，是尝试也是挑战，自己从未对一种每天都会做的事付出这样的注目与关切，在过去的写作经验里也不曾处理如此生活化的课题。写完此书他却学到了，历史是无处不在的，历史是有多重面貌的，不只是国家民族、功臣将相有历史可写，看似无奇的饮食也有历史可写。而这，也是阅读《粥的历史》的感受。

《粥的历史》，陈元朋著，商务印书馆 2016年8月出版



The Science Writers' Essay Handbook: How to Craft Compelling True Stories in Any Medium

2016年1月，Michelle Nijhuis 出版了自己的电子书，The Science Writers' Essay Handbook: How to Craft Compelling True Stories in Any Medium(科学作家的文章撰写手册：如何为任何媒体创作吸引人的真实故事)。

Michelle Nijhuis 是美国自由撰稿记者，经常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史密森学会会刊》等科普杂志撰稿。她2012年曾获美国科学促进会颁发的“Kavli 科学新闻奖”。前不久，美国博客作者 Katie L. Burke 博士为此书写了书评。

Katie L. Burke 认为，该书给读者的一点重要启示是：写作过程与科研过程有一定的相似

# 科学文章写作宝典

■武夷山

性。Michelle Nijhuis 对文章写作艺术之美大加赞颂。书中说，要定义好“文章”(essay，在文学领域的意思是“散文”，此处译为“文章”)是什么，首先要弄清什么不算文章。在排除了一系列不算文章的文字形态(如传统的新闻报道，还有“五段式文章”，五段分别是引言、叙事、对文章主题的支持性看法、对文章主题的否定性看法、结论，高中生写作文可能喜欢这一套)后，该书将文章定义为“对其他故事加以考察的故事”。

Michelle Nijhuis 说，好文章与好科研有不少类似之处，比如，两者都不是始于一个论点，而是始于一个试探性的问题。而且，从历史上看，两者都起源于17世纪，都体现了启蒙思维的影响。她强调说，在20世纪之前，多数科学家(包括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和诗人拜伦的女儿、计算机程序创始人阿达·洛夫莱斯)描述其科学成果的文字形态都是文章，而不是现在这样干巴巴的学术论文。

书评人 Katie L. Burke 特别指出，吸引她走上科学写作之路的便是文章，而不是学术论文。中学的时候，她特别钟爱《国家地理》杂志上 David Quammen 的文章，而 David Quammen 被认为是自然文学写作的高手。大学主攻环境科学专业期间，她又受到名著《沙年鉴》的深刻影响。

# 化学仪器的发明故事

■赵静荣



《发明传奇：化学仪器的故事》，陈鹤编，科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出版

杜瓦瓶、贝克曼温度计、赫希漏斗、球形冷凝管等。提起保温瓶、煤气灶、体温计等日常用品，大家都不会陌生。其实，这些用品的设计原理就源于先化学实验仪器的发明。我们现在使用的保温瓶、热水瓶等，其设计制作原理就来源于杜瓦瓶的发明。杜瓦瓶是由苏格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詹姆斯·杜瓦爵士发明的。1892年，杜瓦吩咐玻璃工伯格用玻璃吹制一个特殊的玻璃瓶，伯格改进后用镍制造外壳，防止玻璃瓶胆破碎。在今天的英国伦敦研究所内，还保存着早期的杜瓦真空瓶。

而我们现在使用的煤气灶，其设计原理则得益于本生灯的发明。本生灯过去是实验室中常用的中高温加热工具，因燃烧时产生的温度高，故灯具的材质必须是能耐热的金属，又因燃烧的燃料为煤气，故应特别注意管线的安全。现代实验室中，为了使用更为安全和方便，本生灯已被改造成酒精喷灯，使用的燃料为酒精。1852年，德国海德堡大学向本生灯的发明者罗伯特·威廉·本生发出了一封聘请信，聘请他为该校化学教授，本生欣然接受。他进入实验室后，发现实验室现有的加热设备满足不了实验要求。在当时，酒精灯是主要的加热工具，可酒精灯的温度不够高，达不到一些高温实验的要求。那个时候，德国一些城市开始使用煤气路灯。本生从中受到启发，设计了利用煤气

加热的装置。但是最初设计的煤气加热装置产生的黑烟大、效率低，让本生陷入了困境。就在此时，本生的一个学生从英国带回了迈克尔·法拉第发明的新灯具。这种灯具呈圆锥形，能上下移动，顶部有金属网。本生试用后发现，这种灯加热的温度还是不够高。经过反复思考，本生发现了问题所在：这种灯和酒精灯一样都是靠外部供给空气燃烧，由于煤气与空气混合不充分，燃烧不完全，导致温度上不去，产生的黑烟大，要想火焰温度高，没有黑烟，就必须确保在煤气灯点燃之前煤气与空气充分混合。事实证明，本生的这一想法是正确的，经过反复改进，本生灯在1855年诞生了。本生发明的加热设备不仅给实验室带来了创新，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现在家家户户使用的燃气灶就是根据本生灯的燃烧原理设计而成的。

杜瓦瓶、贝克曼温度计、赫希漏斗……书中的经典化学实验仪器的发明故事图文并茂，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实验仪器的发明过程，这些不仅可以启发相关科技工作者对科学实验装置(仪器设备)的感悟，提升他们对新型科学实验装置(仪器设备)的发明创造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帮助青少年培养对科学实验装置(仪器设备)的兴趣，传播相关的科学知识，开阔其视野，赋予其想象力，并为我国科学实验装置(仪器设备)的自主创新发挥积极作用。